

乡土黔北

牧 之

土城走笔 (上)

(一)

黔北夏秋之交,万物葱茏,碧空如洗。我在天高云淡中,与参加贵州省作协主办的“追寻红色足迹,展示贵州新风采”采风活动的省内外作家们一起,走进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

在临近赤水河畔时,山间的空气里随风飘来了满是湿润的草木清香,深吸一口,仿佛肺腑间就有了清润的气息萦绕,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

下车后,与文友们漫步古城,我真切感受到老街青石板上漫溢的旧时光,随着赤水河畔的水汽与竹香,缓慢地迎面拂来。

回眸的瞬间,我像是看到了时光的褶皱里,漫过古城石阶上深浅不一的凹痕,对走进土城的作家们诉说着土城的悠长岁月与沧桑的风霜雨雪。

我独自在小巷深处的青石板路上漫步,随后沿小巷的石阶往上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土城历史的断层之上,思绪也随着脚下青石板上时光的叠影,蔓延着,起伏着……

行走中,我凝视着古镇大门上斑驳的“土城”二字,在石墙藏着的密码里仿佛听到过去岁月里盐商的算盘声、船工的号子声,在明代石砌的台阶里悠悠回响。那模糊的红军草鞋印、依稀的马蹄声,悄然落在土城1935年的青石板上,那逝去的烽火硝烟里藏起的枪声、炮声、呐喊声仍在耳畔激荡,久久挥之不去。

我知道,土城的根,早已深深扎在赤水河奔涌不息的浪涛里,扎在船夫闯险滩冲激浪的号子里,扎在岁月的沧桑斑驳里。

(二)

随行的遵义作家王兴伟告诉我:土城,因地处赤水河畔,由航运的兴盛造就了古镇的驰名,更是一个因红军长征四渡赤水而名声远扬的地方。土城古镇,至今有2100余年历史,集山地建筑美学、商埠文化、茶馆休闲与山水文化于一体,是探索中国古代城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佳之地。

在走访中我了解到,土城和大多数驰名的古镇一样,其兴旺和发展得益于交通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古人用“滨播枕永,襟合带泸”来描绘土城古镇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播”即播州,就是现在的遵义;“永”就是永宁,是四川叙永县的旧称;“合”就是四川的合江,是赤水河与长江交汇之处;“泸”就是四川的泸州。土城,正好处在这四座城市中间。由此,足以看出土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我们知道,在古代交通运输上,大宗货物的运输渠道主要靠河流运输,而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水量大,可航行大船。水陆交通又在土城这里交汇,川盐由此入黔,外地客商蜂拥云集,土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优势。

时光荏苒,历史与逝去的岁月不再回头。

但,赤水河边历经沧桑岁月磨砺的老码头还在,那老码头石头砌成的台阶还是一级级扎进水里,那潮水之痕依然在石面上画出深浅不一的弧线。当地老人说,“以前这码头非常热闹,大船能航行到四川的泸州,而小船能航行到茅台,航道一片繁忙的景象”。于是,我在赤水河畔时光的缝隙里像是看到了赤水河的码头上,盐商的船一到达,等待的挑夫们就争先恐后扛着盐包往岸上跑,盐仓门口那不停的算盘声仿佛能从清晨响到日落。

(三)

我怀着沉思的心绪,走进老城的小街小巷里。放眼望去,心中总觉得这土城像是山腰上“长”出来的。目光触及的地方,房屋都是顺着赤水河东岸的坡地缓缓地铺开,房屋建在高处就能俯瞰赤水河,建在低端仿佛就要贴在水面之上。

边走边看中,只要轻轻一抬头,就会不经意看到某家二楼突然会从你的头顶延伸出来,那就是当地人一说就喜上眉梢的冬暖夏凉的“吊脚楼”。建造时,那坚实的木柱会斜斜地扎进山坡深土里,楼板呢,就因地制宜悬在半空中了,就像主人家给山坡安了个生活的抽屉。

当地人说,这就叫“借天不借地”,因为这赤水河边的地太金贵了,能向空中借那么一尺,在赤水河畔生存的空间就多那

么一尺,何乐而不为呢?

(四)

走走看看中,当你不经意回过头来的一瞬间,另一处的房屋却顺着斜坡一层层跌落,屋顶上的青瓦像被赤水河流水洗过的鳞片,檐角铁马在风里轻响,这就是土城建筑“就势跌爬”的山地房屋建筑法。

当地的老人说,在赤水河畔山坡上盖房子,千万要学会“跟山商量着来”,这话里分明就藏着祖先最朴素的生存哲学。

于是,我在心中感叹,土城的房屋建筑从不说大话,低调中彰显土城人的大智若愚。

在房屋构建上,土城的房屋建筑不用琉璃瓦,也不刻意地刻龙雕凤,只是随心所欲地用好本地的竹、木、石、土,就能把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藏进房屋的每一道梁、每一块砖。就像土城人一样,低调、内敛,却在骨子里天生透着一股沉稳的韧劲和不屈。

当你回首岁月里的沧桑,映入你眼帘的土城历史绝对不是平淡无奇的文字叙述,它总是用与众不同方式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五)

漫步土城,土城的老街小巷就像一册册在你面前翻开了的历史书卷,大街小巷里的每一块斑驳门板、每一座残破老旧的牌坊仿佛都流淌着岁月的沧桑,直叫你对土城的历史欲罢不能,欲理还乱。

在糖帮的老会馆里,我仰头一看,梁柱上清晰地雕刻着有甘蔗和蜜蜂的图案,随行的当地文史专家告诉我,当年,随船而来的四川糖商,必须到土城的糖帮会馆来叩拜,以求得水路一路平安。

在土城,映入眼帘的没有真正的“土”,撞入视角的倒有不少的“新”。放眼一看,老街上红色砂岩铺就的街面被时光磨得发亮,那些老房子的墙上自然长出了仙人掌,一些人家还把废弃的大酒坛装上肥沃的泥土,让它转换角色,变成个大花盆,种上花期漫长的三角梅,花期一到,满院都是灿烂的花的世界、花的芬芳。

家乡的古树可真不少:有两三百年的椈梓和皂角,树身光净,枝丫上却长着刺钉;有五六百年的银杏(又名“白果”“公孙树”),每年硕果累累,叶落地上像铺金;也有历经上千载风雨浸蚀的金丝楠木,现在依然枝繁叶茂,成为远近闻名的一道风景。

然而,在家乡这块热土上,还有一棵高大的老梨树,它伫立于四季风雨阳光之中,与其他矮小的梨树形成鲜明对比,鹤立鸡群似的出众,谁要望一望它的头顶,保准帽子落地。

我的家乡芭蕉水坐落于黔北大山深处,这里开门见山,山上树木茂盛,家家户户掩映于翠帷之间。地名不算美,却挺具可塑性,即在精雕细琢之下当可成玉。这棵老梨树则生长在邻居家院坝出口处侧边,足有两三人合抱那么粗,六七层楼房那么高。它不仅高大,而且具备形体美。就在树身大约九米处开始分丫,远观宛如月亮里面的杪榲树(又有一神话传说月亮里边的那棵树是桂花树)那么秀美神奇。在它年轻的时候,常常迎着春风萌发新枝嫩叶,夏日呈现一派枝繁叶茂的景象,覆盖范围内撒下一圈绿荫。当地人都喜欢来此休息纳凉,听老人们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秋天果挂枝头,片片叶儿随风儿飒飒有声,纷纷扬扬,色彩斑斓,漂亮极了。冬季里满树叶儿几乎掉光,但它并不显得萧条,反而呈现出宁静之美,尤其是下雪的时候,每一根枝条凝着冰,在寒阳下折射着五颜六色的亮光,忽闪忽闪,恍如宝石般晶莹剔透,令人叹为观止。

梨树上面有好几个鸟巢,都是喜鹊的家。由于树干又高又大,一般人爬不上去,因此喜鹊们从不担心会有“坏心眼”前往偷鸟蛋或者捣毁鸟窝,一直没有顾虑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过着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相传,这棵梨树是邻居帅永昌老人的祖父母从仙鹤山下的木方村迁居此地时栽的一棵纪念树,已有两三百树龄了。帅永昌老人生前为人正派,好打抱不平说真话,动辄训人,谁也不敢自讨没趣。

一次,几个外地篾匠来帮他家打晒席,仰头看见梨树上有那么多喜鹊窝,起了好奇心,就爬上去准备捣窝寻找千年灵芝,碰巧被老人看见,硬是一番话把他们给“吼”了下来。就这样,梨树上面的喜鹊窝越搭越多,后来竟达到九个之多。这些窝搭得很牢固,一年四季常见喜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显得非常热闹,让当地充满喜气,令人精神振奋。

又听当地至今仍健在的耄耋老人讲,他们记事时这棵梨树就这么高,这么大,结果子从不歇年,而且又多又甜,让人们曾经填饱肚子,从一次次饥荒中活了过来。

梨花带雨是一种令人羡慕之美,果子香甜却是一种难忘的味道。梨花与李花都洁白如雪的,因此常与李花争妍,而梨子青往往会在李子成熟之后迟迟成熟,味道一般都含着蜂蜜味,因此常被蜂儿所青睐。

梨子一般可分为青皮梨和黄皮梨两种。家乡这棵梨树结的果子则是金黄色的,所以叫作黄皮梨。加上果子与大秤的秤砣一般形状,又被叫作“黄金秤砣梨”。

当年,我与小伙伴们读小学时,一到秋天,无论上学去还是放学回家,都要绕道梨树下,去捡梨子吃。

星期天梨树底下特别热闹,许多娃儿聚集在这里,抬头看着梨树上面那一个个黄灿灿的果子,巴望着大风吹来梨子落。果然,呼呼呼,起风了,梨子纷纷掉下来,在地面上骨碌碌直滚动。我们高兴地抢拾着梨子,把它们装在衣兜里,鼓鼓囊囊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哪怕完整个儿的梨子没捡上,仅仅捡得半边或小半块,也会欢喜得合不拢嘴。

梨树下有块水田,此时稻谷已经收割,常有许多梨子掉下来,陷进稀泥里面,但一双双小手在田里东摸摸,西摸摸地寻找梨子,从来不怕脏。冬天到了,田里要么降温,要么积雪凝冰,可梨树上面还有不少梨子悬挂枝头,不时会自然而然地掉下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仍然要去捡梨子,小手、小脚冻得紫红,但衣着单薄的身上却一点也不感觉寒冷。我们把梨子从田里拣出来,洗干净,堆在梨树下面的平地上,然后你一个我一个地分给每个人。大伙都没带篮子口袋什么的,咋个办呢?一个只好脱下上衣,把梨子包在里面,提回家去吃。这棵梨树结的梨子肉厚汁多味甜那是出了名的,不单小孩喜欢,连大人也特别钟爱。每当梨子黄熟的时候,只要夜里刮了风、下了雨,次日天不见亮,梨树下面就会人影绰约,热闹得很。

记得有一年梨子结得特别好,沉甸甸的几乎要压断每一条枝丫。人们再也不满足于拣几个坠在地上的果子尝鲜,而是看着满树黄灿灿的果子萌生了新的想法。可梨树那么高又那么粗,人要想爬上去却谈何容易。当地的智者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于是,两架木梯用绳子连接在一起,朝梨树搭上去,恰好搭齐第一股分枝的地方。接着,一个被乡亲们称为“帅大胆”的小伙子,带起一根两三丈长的竹竿,顺着梯子往上爬,爬呀爬呀,越爬越高,一直爬到快到树巅时才停下来,将身体打坐在树杈处歇了会儿,然后挥竿打起梨子来。但见他前打一下,金风乍起;后打一下,秋光闪闪;左打一下,彩云纷飞;右打一下,层林尽染……骤然间,梨子铺天盖地往下坠落,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

但见梨子落在草丛里,像在跟人捉迷藏;落在硬化的路面上,立即咧嘴儿笑;落向水田,顿时激起水花四溅。只见拣梨子的大人们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拣梨子的孩子们张开两只小手,跟在大人身后,乐得屁颠屁颠的。面对这场面,几位大爷大娘赶紧你拉我扯地退到一旁,索性当起观众来。

梨子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效果。这次大家拣的梨子相当多,吃不了,就把剩下的梨子熬成梨膏糖,以备感冒咳嗽时服用。

后来,这棵梨树又结了好几年累累硕果,大家依然把吃剩下的梨子制作成梨膏糖,以备万一之需。后来,这棵梨树毕竟经风霜,忽然间就变得老态龙钟了,并且在它上面竟然长起了一丛丛寄生树。这些寄生树奇形怪状的,叶子的颜色有绿有紫,有褐有黄,但都带着锯齿似的边缘儿,抢占着属于梨树的雨露阳光,狠狠地吮吸着梨树的血液,使它结的果子一年更比一年少了,甚至梆梆硬,咬都咬不动。

再后来,那些旧鸟巢都被大风接二连三吹滚下去了,喜鹊们眷恋地在它头顶上盘旋了一次又一次,然后依依不舍地飞走了。莫非这棵老梨树就这样风光不再了吗?

不——老梨树就是老梨树,即便岁月无情,它也不甘心于衰老,仍旧高高挺拔在蓝天之下,无论狂风暴雨怎样摧残,都微笑着没有倒下,一直与可恶的寄生树抗争着,始终显得那般倔强,那般从容。

现在,当人们从这棵梨树底下路过时,总要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一边念叨它的好处,一边为生命的坚韧而感动。

生活散记

帅远明

故乡的老梨树



渔歌

李莉 摄